



近日，两则关于高考生志愿选择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浙江金华一中的吴轩哲，以687分的优异成绩在全国空军自主招飞学员中位居榜首，毅然投身空军飞行员的行列；浙江诸暨中学的贺显贻，高考成绩604分，超过浙江省特招线12分、普通类一段线114分，却首选定向培养军士，踏上了军旅之路。

在传统观念里，像吴轩哲和贺显贻这样的高分考

## 志向 > 分数，这一届高三考生给出了答案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评论员 唐骋华】

生，一定是顶级高校争抢的“香饽饽”，热门专业任其挑选。然而，这两位年轻人却打破固有认知，将目光投向国家需要的领域，用自己的方式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紧相连。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2020年，湖南女孩钟芙蓉以高考676分的成绩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引发热议。钟芙蓉因热爱而坚定前行。如今她扎根敦煌，为考古事业全力以赴。再如，近年来不少高分考生挣脱名校、本科等标签束缚，将自身志愿与国家产业需求相结合，选择职业院校的定向培养专业。于是2024年出现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多个专业录取分数高出本科控制线100多分、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热门专业投档分达到573分等“名场面”。

年轻人在求学选择上的变化，折射出社会观念的

更迭。一方面，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就业渠道不断拓宽，人们对职业的认知更加理性和包容，不再以学历论英雄、用专业定一生。另一方面，国防、基础学科、职业教育等领域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平台和机会。他们在选择志愿时更注重将个人的兴趣、特长与外部需求相结合，在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正如贺显贻所言：“分数只是一个数字，我觉得本科、专科没有高低之分，适合自己的、对自身发展有利的才是最好的。”

这一届年轻人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分数不再是框定人生路径的唯一坐标。志向大于分数，选择大于标签。在求学的道路上，年轻人完全有理由、有能力遵从内心的热爱，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将个人理想抱负融入时代洪流之中，描绘自己的人生画卷。

## 靠偏门起号，终归走向穷途末路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丁文佳】

近日，一名男子身着黑丝上衣和黑斗篷，以诡异姿势爬进地铁车厢，吓跑乘客。地铁工作人员和警方迅速介入。随后，该男子出格行为背后的“起号”意图被曝出。这是一段时间以来种种起号乱象中的一例。

“起号”指的是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创建新账号从无到有聚拢人气的运营过程。为提高账号权重、获得较高的流量曝光，账号运营者常常绞尽脑汁，其中就有一些急功近利者，采用奇葩甚至是不法手段，其行径正不断侵蚀着互联网的流量生态，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畸形起号手段多样：有博眼球狗血内容，如“一胎生99子”等短剧，拿捏网友“吃瓜”心理；也有隐蔽性

“暗招”，刻意制造社会对立、放大群体焦虑等；还有人双矩阵起号，一个鼓吹“快乐教育”，另一个力推“鸡娃”，看似观点对立，实则精准戳中家长痛点，诱导评论……这些起号推手假借互动，实际只为流量变现。

起号乱象频发，根源在于错位的互联网生存逻辑。剑走偏锋确实给一些账号推手带来过甜头，于是被后来者奉为起号捷径。为迎合用户追求新鲜刺激的心理，平台通过算法推荐相似内容，无疑又加剧了奇葩起号行为的效仿和扩散。对网友而言，被骗流量事小，深层隐患不容小觑。虚假内容刺激情绪、片面观点误导认知，对网友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影响。更有甚者，一些原帖内容被篡改后暗含诈骗链接，给网友的财产安全埋下隐患。不择手段起号获

得的流量，也让优质创作者寒心，导致互联网生态受到破坏。

要制止这种乱象，需多方发力。平台层面，应建立并完善创作者信用分体系，并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如今年五月，抖音开展“AI起号”专项治理行动，封禁严重违规账号。社会层面，若起号行为涉嫌违反法律，相关部门应依法追责，如上述男子在地铁上的行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管理方就要强化现场监管与法律追责。网友也可主动参与整顿流量乱象，如对“一眼假”的起号账号进行抵制等，为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出一份力。

在起号乱象中，践踏公序良俗的社会价值观问题尤为引人注目。当流量成为衡量成功的标准，甚至“黑红也是红”等内容也能换取短暂关注，不得不让人反思：这样的“成功”究竟价值几何？打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才能让互联网走上优质内容创作的正轨。毕竟，投机取巧的流量转瞬即逝，真正持久的流量与人性光辉紧密相连。

可喜可贺，如今必须穿高跟鞋工作的职业又少了一个。

7月7日起，春秋航空推行“女乘务员在执行航班期间穿平底鞋”的措施，引发了不少人讨论。春秋航空不是唯一这么做的航空公司。吉祥航空现在会发高跟鞋和平底鞋让乘务员自由选择，但在飞机上工作时必须穿平底鞋。湖南航空去年8月1日起就全面推行乘务员穿平底鞋执行航班了。

高跟鞋、丝袜与盘发，曾是空姐的“职业三件套”。若说后者为行动便利，那么高跟鞋和丝袜则更像“美丽刑具”。空姐出身的脱口秀演员嘻哈曾在节目中吐槽：“高空环境复杂，为什么要穿短裙、丝袜和高跟鞋工作？丝袜不保暖还掉裆，紧急撤离时更要脱掉——明知不安全，为何还要穿？”

节目上她举了一个身边的真实案例：在飞机发动机着火紧急落地的情况下，乘务长在90秒的时间内成功地转移了所有的旅客，唯一受伤的人是她自己，因为她要按规定脱下丝袜从滑梯上滑下来。四天后，嘻哈见到了这位朋友，双腿满布伤痕。“如果那时她有一条裤子，她就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空姐为何要承受“美丽刑具”？这种规训源于民航业早期的定位偏差。空姐形象曾被异化为航空公

## 空姐的价值在专业上，不在高跟鞋上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评论员 陈嘉音】

司竞争的“软实力”，高跟鞋、丝袜成了“优雅服务”的标配。但事实上，高跟鞋大大增加了空姐患静脉曲张等职业病的概率，让长时间站立变成一种“没苦硬吃”的负担。

职业着装的核心考量应聚焦于员工的安全与效率。空姐的制服应该操作便利，行动自如，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美观。万一真到了紧要关头，一个动作迅速、专业冷静的空姐能极大提高我们的生存率。空姐的专业性，体现在急救技能、危机应对与团队协作中，而非高跟鞋的跟高或丝袜的优雅程度。

何为专业？电影《中国机长》里就展现过空乘在万米高空的生死责任担当。以川航3U8633真实事件为蓝本，袁泉饰演的乘务长在驾驶舱失压时展现出教科书级的危机管理。电影里果断的应急反应，加上那句“请相信我们受过专业培训”，不比脚上穿的高跟鞋更让人有安全感？！

实际上，并非只有空姐这一职业面临职业着装与

工作便利性的矛盾。银行柜员、饭店服务员等岗位同样如此，无数个“她们”也应当穿着舒适的工作服开展工作。从本质上看，但凡是需要劳力劳心的岗位，都理应配备适合实际场景、能提升工作效率的着装。

在当下，女性群体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向那些有失公允、违背职业本质的不合理规训发出质疑，为自身争取更公平、更舒适的职业环境。今年年初，“孙颖莎让主持人穿羽绒服”的话题登上热搜。主持人杨子畅发文感谢孙颖莎。她表示：“这是我从事主持人行业多年来第一次穿羽绒服上台主持。真的很幸运，我成为了被莎莎善意关照的女孩。”

真正的专业形象，永远建立在舒适与安全的基础之上。这场航司的平底鞋改革，看似微小，实则是对“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回归。它提醒我们：职业的衡量标准，不在于是否符合某种刻板印象，而在于能否让从业者身心舒展的状态下，将专业能力发挥到极致。